

燃燒的山谷

波諾斯基著



波諾斯基

燃燒的山谷

顧化五 黃尔常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六·上海

內 容 提 要

这是美國的鋼鐵工人作家波諾斯基描寫美國一個工業城市在二十年代的斗争生活的小說。

作者通过一个工人的兒子本尼提克特的經歷，通过他个人的戲劇性的事件，成功而动人地刻划出一幅驚人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工人生活圖景。它表現了資產階級怎样卑劣無耻地通过教会來欺榨工人階級，工人階級在党和工会的領導下，怎样在共同的目标下，消除了種族的偏見，緊緊地團結在一起，与資產階級進行有組織而堅決的斗争。

作者还描寫主人公本尼提克特怎样从一心想做聖徒，而在现实面前打破了幻想，参加到工人斗争的行列里。作者通过种种事实，生动地表現了美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和茁壯。

Phillip Bonosky

Burning Valley

根據 Masses & Mainstream, Inc., New York 1953 年第一版譯出

燃 燒 的 山 谷

波 諾 斯 基 著

顧化五 黃尔常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1154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0 1/8 字數 238,000

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000 定價(6) 0.95 元

燃燒的山谷(代序)

一边是煉鋼廠，一边是城市的垃圾堆，工人們就住在中間那個蓋滿了鐵渣和紅烟砂的山谷里。山的外邊，就是那個有着寬闊的街道、商店、銀行、住宅區以及花園的城市。山谷上飄泛着一種混合有硫磺氣和腐爛的垃圾的惡臭，以及那焚燒這個美國工業中心的垃圾的焚化爐所發出的煙氣。在這個幽暗的地方，立着白種工人的可憐的小屋，這些工人大部分是來自東歐的移民；還有黑人住的板棚，這些黑人，在市面繁榮的時候，就給雇進廠去，等到不景氣一來，便被扔到街頭。

這就是菲利浦·波諾斯基的小說燃燒的山谷的故事發生的背景。在市面繁榮的年代，工人們從銀行貸了款，自己修建了這些房屋，可是現在煉鋼廠要用鐵渣填平山谷，建築新的工廠了。銀行也是屬於煉鋼廠老板的，銀行取消了抵押品的贖取權，要把工人們從自己的家裡趕出去。工人起來反抗了，于是就 and 廠警發生了衝突。廠警開了槍，工人們離開工廠，跑進了森林，但是“法律的長臂”還是把他們抓住了。這一連串的事件都從一個立陶宛移民的工人的兒子本尼提克特·布爾曼尼斯的眼中反映給了讀者。

菲利浦·波諾斯基在美國進步作家的名單中是一個新的名字。他生長於煤鋼中心的匹茲堡附近。他的父親，一個立陶宛籍的移民，是一個鋼鐵工人。菲利浦·波諾斯基原初也是一個工人，雖然他大部分時間失了業。他積極參加工人運動。在燃燒的山谷中，如同他在群眾與主流上早期所發表的文字和小說一樣，波諾斯基

寫的都是他从兒童时代就熟悉的人物和他親眼看見的事件，無疑的，这就加强了这部小說所傳達的真實的效果。

開始的時候，我們把主人公本尼提克特·布尔曼尼斯看做是一個有點不平凡的兒童。他的感受性很強，也很敏感，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自尊心。作為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夢想着要成為一個神甫；而且他以當地教堂的輔祭的身份，幫助着达尔神甫，达尔神甫是這個鋼鐵城的教區里的一個白髮蒼蒼的老神甫。

可是，這個孩子却長久不能擺脫掉“世俗的浮華”。那些把這個鋼鐵城鬧得四分五裂的緊張的社會矛盾，影響到了包括教堂在內的各方面的生活。而連續的和現實接觸，損傷了本尼提克特的幻思。

教會當局不喜歡达尔神甫的“民主傾向”，因此，以老神甫年紀太大、需要助手為借口，派來一個名叫布倫包的年輕神甫。起初，本尼提克特對於這個聲音悅耳、風度不凡、舉止優雅、且有藍眼睛、淡紅色面頰的布倫包神甫很有好感。但是，有一天，這個新神甫突然坦白地暴露了他對於教區的教友的真正態度，“我倒想知道知道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他說，“他們都是外國人——而且是黑人！嘿，他們大多沒有受過教育，你知道，他們連英語都不會講！他們不過是些普通工人。他們有什么了不起？他們的職責就是工作！哼，我父親每天雇進和攆出的，就是這樣的人！”

隨著故事的發展，兩個神甫本人也陷到工人和老板的衝突里去了。工廠計劃把這個教區的舊教堂和工人住宅同時拆除，在城里另建一座新教堂。已經有獲得工廠預付款希望的布倫包神甫支持工廠的計劃。他和达尔神甫的衝突以及他對工人的態度都表示出了布倫包的真實面貌——是老板們和警察局的一個特務、告密者和同謀者。年輕的本尼提克特對布倫包神甫失去了幻想，這對他來說，是一個殘酷的教訓。

通过这个孩子自己的經歷，通过他个人的戲劇性事件，作者成功地描繪出了一个現代鋼鐵城的一幅驚人的现实生活的圖画；他表現出了工人爭取权利的开端和教会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美國的年青的工人階級和他們的階級意識的逐漸覺悟的發展。

一件似乎是微不足道事故——把本尼提克特送進監獄的、可笑的誣告盜竊罪——使他有了一种改变他的生活道路的遭遇。他在監獄里，遇見了一个共產黨員的工人領袖道布里克。道布里克可說是這本小說的最为动人的人物，他不顧工厂的凶惡的反对，担起了組織鋼鐵工人的責任；当本尼提克特初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經被三个警察野蛮而殘酷地毒打过一頓了。虽然他自己遭受毒打，身受重伤，可是道布里克对于本尼提克特的命运还很关心，而且还帮助他設法出獄。这个人的坚定的精神和蓬勃的生气，他的热誠的仁爱精神和他对于他的正义的事業的深刻的信心，給本尼提克特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使他对于他一直信仰的一切真理都發生了疑問。慘痛的經驗打开了这个孩子的眼睛，他的眼睛是这样長久地被善惡的虛伪和騙人的观念蒙蔽了的。但是，这种对事物的重新估价是一种痛苦的过程。“我过去总認為每一个人——一切善良的人——必須憎恨罪惡……我有时候想，我再也分辨不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了，”他怀着一种內心的痛苦說。“我的父親恨教会，他算坏嗎？城里的天主教徒把教堂賣給銀行——他們算好嗎？……我遇到一个人，他們在監獄里揍他，神甫，他們叫他共產黨。但是，他要拯救我們的家庭，他要組織工会——他算坏嗎，神甫？而那些那样揍他的、要夺取我們房子的人算好嗎，神甫？什么是好，神甫，什么是坏？……”

本尼提克特的父親是一个工人，他了解他的階級利益的所在，而且随时要为这种利益斗争。他不尊重他兒子的宗教热情，因为那是一种近乎着魔的热情，本尼提克特所贏得的只是工人們对他

的疑惑，而不是信任。这在白恩斯老大娘的事件上表现得特別明顯。白恩斯老大娘是个黑人老太太，本尼提克特想劝她改信天主教。因为白恩斯老大娘具有一种由于長期的痛苦生活而來的善良的容忍天性，她好像善意地接受了这个孩子教授她教义問答的企圖。但是等到她被工厂赶了出來，参加了工人反抗厂方的斗争的时候，本尼提克特就看出了她的道德的高尚和精神的力量。她知道她必須站在这种斗争的那一边。在回答她昔日的良师的絕望的叫喊时，她冷酷地說：“我应当帮助你呀！孩子，帮助你自己吧。”

菲利浦·波諾斯基的小說的价值，不僅僅在于小說本身具有真实性，它的文学价值也同样令人感动。波諾斯基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藝術家。他的作品生动有力，而且深刻动人。夜間山中的集会、工人被驅逐、水灾、本尼提克特在垃圾堆上的一夜，以及其他許多情節，都富于細致的描寫，始終抓住了讀者的兴趣。

巧妙地交織在故事的結構中的是乔·瑪格列克的半幽默的、半幻想的傳奇故事。这个故事是工人們自己創作出來，表达他們日益增長的階級意識的。这个故事存在着許多不同的說法。據說，乔·瑪格列克是从斯洛伐克，也有人說是从波希米亞，或者塞爾維亞，來到美國尋找工作的。他身高八呎，有时十呎，有时甚至十二呎。他在某工厂找到了工作，馬上就开始表現他的气力的奇迹。他們特別为他制造一輛十呎長、五呎寬的手車。車上裝滿灰土、鉄礦物或石灰石——不論裝什么东西，他推起來“就像它是一架兒童玩具車一樣”。一整列一整列的裝滿熔鋼的火車，他独只手就可以推到軋鋼厂去。他用手指一撥，就扭开了鼓風爐的龍頭。但是，有一天，乔·瑪格列克累了，不能上工了。他們就把他从床上拉下來，用鎖鍊把他綁起來，帶到工厂去。乔發怒了。他打断了鎖鍊，坐在鼓風爐頂上，又睡覺了。他那隆隆的鼾声震动了周圍几哩內的房屋。他一只脚放在河里，把河水都閘住了。在家里的工人們，每天

早晨从窗子向外望望，看看乔·瑪格列克是否仍在睡觉。他睡了整整一个月。“在工厂里，这个月没有伤亡，因而也没有制造寡妇。”到了月底那一天，乔打了个呵欠，伸伸两臂，掀起了一阵风，扫过山谷，风到之处，把树连根都拔起来了。接着他两手向云中一推，雨马上就下起来了，这才把他打醒了。

工厂又开工了，但是工厂职员在睡觉时老是作着恶梦。他们睡在鸭绒被窝里，辗转反侧，深怕乔·瑪格列克会有一天再困倦起来，睡他的“大觉”。

在波諾斯基的小說中，被迫進行地下活动的工会組織者利用了这个史詩的人物。乔·瑪格列克簽名的、向罢工者的呼吁書，鼓励了工人們的勇气，使他們对于胜利怀有信心。

故事是以水灾的恐怖的描寫和罢工的失敗收場的。工人領袖們被捕入獄了。工厂繼續把一堆堆的熔鉄渣倒向山谷里。本尼提克特那样热爱的旧教堂也沒有了。

他对于宗教的信仰也沒有了，但他獲得了一种新的信仰。他对于乔·瑪格列克，对于工人階級的力量，对于他們的事業的正义性，都有了信心，他离开了他以前一直認為是他的良师的人，走向監獄去探望他的真正的朋友道布里克。

由于作者的丰富的藝術技巧和机智的描寫，本尼提克特的思想轉變是深具說服力的。我們把这种轉變看做是燃燒的山谷中的艰苦斗争的不可避免的結果。

約瑟夫·歐瓦狄斯

(譯自 1954 年 6 月号英文版苏联文学)

第一部

“我要作一个聖徒，”本尼提克特說。“我要一辈子过卑微的生活。我願意窮。”

他的口袋里帶着一串念珠。一塊聖牌，上面刻着陈旧而褪色的聖本尼提克特^①像，經常挂在頸下，像一片樹叶似的輕敲着他的心胸。

本尼提克特發这种誓言，已不是第一次了。他仿佛覺得他过去就一直相信这种誓言；而且不知怎地，他仿佛一生下來，就有这种誓言了，因为他从來不需要費力气去求它。每當他想說它的时候，誓言已在那里等着他了。

兩年來，他似乎認為作一个聖徒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他快滿十五歲了，現在是比較困難些了，但是，他的信心却更为堅定。“我一定要作一个聖徒！”

本尼提克特站在蜜蜂山頂（这座山原名蜜蜂山，城里人叫它野人山^②，山谷里的人叫他飢餓山）俯望着野人山的窪地。他不管是从学校或者急促不安地从城里回家的时候，常常要在这地方俯視着这山谷，因为它像一个小鎮般展开在他的面前，小巧、整齐而緊密，足以尽收眼底，而且足以包罗在他的聖威之下。这就是他内心所夢想的教区。这个窪地跟那个城市不同，城市是向四面八方伸展开去，前后曲曲折折地轉入偏僻的一小塊一小塊的礦工住宅区和銅鐵工人的草棚区的。窪地却四面被包圍着，这边是蜜蜂山，那边相隔三哩左右的山谷对面，是鉄渣灘和北方鉄路；朝西就是高大的磚砌烟囱的焚化爐，和蒸气騰騰的垃圾堆；东边是鉄路桥和工厂。

这里有四道大街：高原路，華盛頓路，樊特比尔街和卡克卡克巷，弯弯曲曲繞着山脚，好像几根奇妙的綫路。跟这四条大街約形成直角，往下通到溝渠的是卡尔尼吉路，和梅隆路。此外还有两条小巷，一条叫足趾巷，一条叫薔薇弄。

从这高高的山頂上，他能看见那些房屋，初級中学——就是公立学校，聖約瑟教堂，教堂旁边的教区学校，神甫住宅以及女修道院：这一切全都通向高原路的蜜蜂山脚下。

它像是一个小世界：有一条充滿了自礦砂厂后边的山中流來的礦水的溝渠；还有那鉄渣山，和在山上行駛的北方鉄路，它把尖錐形的鉄渣車从工厂里开出來，把热鉄渣倒在那里。礦砂厂就在这里，厂后为礦砂池；池后边是本尼提克特也不知道綿延多远的森林，燒光采尽的礦井，現在尽是可怕的水珠和無底的礦坑。

本尼提克特嚴肅的微笑了一下，开始沿着山上的長木階下山了。这木階有多少踏級，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已数过了不知多少遍，一共有三百四十八級。他現在又慢慢地数起來了。一边向下走，一边嘴里卡搭卡搭数着：有时把他数的級数跟手中撥弄的念珠搞混了。当他以前决定要把这木階作为一个祈禱階的时候，他总是每十秒鐘念一遍“聖母經”，等他跑到山頂，恰好是一个鐘头。下山时，他又念“天主經”：“奉聖父聖子之名……”

他曾經使佐依爬着木階，口中念着“聖母經”，來懲罰他的說謊。

人都不应当窮困，但是，想發財也是一种罪惡。他虽然窮，但他不在乎：他寧願窮。一个神甫是不需要有钱的。

他似乎覺得陽光已經滲透到了他的內部，把他整个的肉体都

① 聖本尼提克特(430—543)为天主教本篤会的創始人。

② 这里原文是 Hunky，原意指南欧移居到美國的沒有文化的人，为美國人侮辱外來沒有文化的人的俚語。今为我國讀者易懂起見，把它譯为“野人”。

照亮了。

在梯階半中間的平台上，他發覺唐卡斯先生仰天躺着，醺醺大醉，張着紅嘴，額头上还有一个凹凹凸凸的大傷口。本尼提克特俯在他身上喃喃的作起禱告來。當他在自己身上划十字的時候，唐卡斯先生突然睜開了眼睛，伸出手來，抓住了本尼提克特的手腕。

“你打算搶劫嗎？”唐卡斯先生高声大叫。

他扭着本尼提克特的手，直扭得他喘不過氣，眼淚都要挂下來。當本尼提克特痛得好像忍無可忍而要大叫時，唐卡斯先生突然松手了。

“我要為你祈禱，”本尼提克特喃喃地說。說罷踉踉蹌蹌地向山下走去。唐卡斯先生趕着他，嚎叫了一陣後，就滾下平台，到蒲公英花叢中睡起覺來。

太陽已經消失了。

他嗚咽起來，一面自己竭力抑制這種侮辱和痛苦的感覺。

“啊，主呀！”他咬緊牙關祈禱着，“考驗我吧！主，讓我更苦一點吧；考驗我吧！主呀！再多考驗我些吧！”

因為甚至現在，他還覺得他遠能受得起他所遭遇的屈辱。到他走完木階的時候，他又覺得沒有什麼了。

一條大陰溝水管從山里伸了出來，越過木階；一股稠濃的灰色髒水彎彎地橫過小徑，流入那流向山下的溝渠。本尼提克特不由地屏着氣，然後迅速地循着那條路走向聖約瑟教堂去。這天是瞻禮七^①，他正要去懺悔。可是，他又有點不願意去，所以，當他穿過有圍牆的院後的骯髒小巷時，他閑蕩了一會。披着肩巾的婦女們都在挖掘黑土，空中充滿了騰騰的糞肥氣。他走過牛棚，懷着小牛的母牛在里面夢似地哞哞叫。一陣撲鼻的熱烘烘的新鮮牛糞氣

① 天主教稱禮拜日為主日，禮拜一為瞻禮二，瞻禮七就是禮拜六。

味，像乔木气味般荡漾在他的去路上。

聖約瑟教堂的尖塔，对于他就像是個指南針。他估計起尖塔到焚化爐的烟囱那邊的距离，因为，差不多从周圍几哩內的任何地方，远至礦砂厂后面的森林；从蜜蜂山頂上，从鉄渣堆上，甚至人們在那些焦黑的木板上爬到那只生鏽的机輪上，远至那在老罗宾斯礦的燒光的卸煤場上，都可望見这尖塔和焚化爐的烟囱。

实际上，他从这个尖塔上估計了他的一生。

他走進了那長着綠苔的神甫住宅院子的大門，穿过院子；盧姆耶太太像沿路上的妇女一样，正在达尔神甫的花園里掘地。

“你好，盧姆耶太太，” 本尼提克特彬彬有礼地說。

他一开口，盧姆耶太太就駭得苦惱地一跳。

“他明天來嗎？” 本尼提克特問。

盧姆耶太太又工作起來了，她把干草鏟戳在地里，沒有回答他。

本尼提克特走过紅石道，又穿过那有圍牆的花園；穿过花園的木板牆和它上面的一个葡萄藤架。那条紅石走道是經過神甫住宅后門口，直通到教堂的聖器室去的。他一走進了門，就背着門立在那里，仿佛在靜听什么似的。不管他在到教堂來的时候，一路上想了些什么，不管他是快乐还是痛苦，或者是只在夢想着些什么，总之，他一走進了那扇門，他仿佛就像是跨進了一个与外边的空气完全隔离了的气氛里。这里又是另一种境界。他常常沉默地站了一会，定定神，把思想轉回到虔誠上。香和蠟燭的气味，灰塵的陈腐气味，以及那些粘在椅背上，又为一代代的人摩來擦去，木头都已經發亮的油腻气味——这种气味，又混合了祭壇上的枯百合花的香气——老是使他的心跳得更快，皮膚發抖。他一陣寒顫，压制住他的快活。一种好像是可以触摸的沉寂把他包圍起來了；仿佛这就是从天主教的各个时代傳到他身上、存在于世界上每个教堂的

那种蒙在蚕茧内似的沉寂，也就是那种在时空上分了又合的几乎已化肉身的宗教。他觉得仿佛通过这种沉寂，他就可以一动不动地登入羅馬的聖彼得教堂。

明天他还要到这里來，領導那些料理祭壇的孩子們准备大小弥撒——他得在早晨五點鐘，再在七點鐘，然后过中午，到这里來侍候弥撒。

他穿过聖器室，走進教堂。他在階梯的最高層上，看一看教堂陰暗的内部，他像主持教堂的神甫般，嚴格地檢查着教堂，考查着周圍的气氛，靜寂、气息和景像。天花板上脫落了的褪色油漆皮，長長的一一条条挂下來，伤損着一幅基督聖餐奇迹圖^①，一看到了这番景象，就像有一种邪念刺伤着他似的。

但是牆壁却很漂亮——一切都井井有条，十字架台和窗門都很整齐。太陽从窗戶照射進來，投出一根玫瑰色的光柱，就像从天堂上照下來一般。后排的座位上坐着几个女人和小孩；其他的人跪着。还有一些人正准备進懺悔室去。

他自覺卑下，垂着头，謙遜地坐在排尾。“神聖的聖母瑪利亞，天主之母，現在以及我們死的時候，請為我們這些犯罪者祈禱吧。阿們。”

“神甫，我上次懺悔到現在，已經有一个禮拜了，”他說。

一道把他跟达尔神甫隔开的門卡嗒一聲開開了。一種壞牙齒的惡臭氣，混雜着微微刺鼻的威士忌酒的味道，充滿了這個小室；他低下了頭。痛苦抓住了他的心。

“我沒有罪可以懺悔，神甫，”他說。

达尔神甫半面側轉，活像錢幣上的半面像，粗聲粗氣地問道：“你是誰？”

① 事見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

“本尼提克特，”他漲紅了臉說。

“啊，是的。”达尔神甫在陰暗中窺視着他，說道，“孩子，那是怎么回事？”

“我沒有罪可以懺悔，”本尼提克特倔強而驕傲地重說一遍。

一陣沉寂。他等待着，突然覺得好像那老人的沉思刺痛了他，叫他体味到那老人是在懷疑他那樣。他的頭更低下去了。

“那末，你又為什麼要來呢？”最後，這老人問他說。

本尼提克特又臉紅了。他覺得這個神甫的聲調里有點厭煩的味道。

“我每周都來的，”他喃喃地說。“我——生下來就有罪的。……”

又是一陣沉默。

好像作夢似的，神甫重複着說：“什麼罪也沒有？難道整整一周都沒有罪嗎？甚至一點邪念也沒有？——在整整一周里，你的思想和行為都是純潔的嗎？”

“是的，神甫，”本尼提克特回答說。

“或許，”老神甫向他探過身去，說道，“你犯了驕傲的罪吧？”

“我不懂你的意思，”本尼提克特說。

神甫揩了一下眼睛，好像突然有道神秘的光刺傷了他的眼睛似的。“我們沒有一個人，”他聲調沉濁的說，“會沒有罪的。——你我都是一樣——”他等了片刻，片刻變成一陣深長的沉寂，直到本尼提克特听得見沉寂在騰升和战栗。他突然感到一陣恐怖，開始禱告起來。只在他念出了禱告文的時候，他這才聽到神甫的聲音。“……他要作我的助手，這是你知道的。助理傳教師：我的副神甫。我聽說他年紀很輕。明天就要跟你在一起，當然，主持小彌撒，我希望你一定要……”

“新傳教師，神甫？”

达尔神甫猛抬起頭。

“助理傳教師！”他嚷道。本尼提克特低下了頭。“是的，”那老人最後又溫和的添着說，“我希望你一定要——”

“是！神甫！”

“一定要——。”

本尼提克特等待着，時間過了很久，他不曾抬起頭來。教堂好像一只大耳朵，從這裡他能夠聽到今天的聲音，聽到他所信仰的來世的無窮無盡的聲音；仿佛他已在这个小室裡，把他的耳朵貼在一個蚌殼上，正在傾听着遙遠的宗教的海浪聲。

“神甫！”他急促的低聲說。他把他的手指，戳過那把他們隔開來的帘子，碰着神甫的肩膀。“神甫！”

神甫發出低微的鼾聲。他更用力戳他一下。那老人被驚醒了，嚷道：“什麼？”

“神甫，我還在這裡。”本尼提克特低沉而苦痛地說過後，又加上一句：“你睡着了。”

神甫咳嗽一聲。

“還有多少人在等着？”

“只剩下我啦。”本尼提克特說。

“孩子，現在去吧，”老人說。“不要有邪念，自己不要作惡事。把‘天主經’念十遍，‘聖母經’念二十遍。”

“但是，神甫——”本尼提克特臉孔緋紅地叫着。

老人疲累而無頭無腦地朝他划了一個十字，啪嗒一聲關上了門。本尼提克特像是從頭到腳有一支火炬在燃燒一樣，覺得黑暗在他周圍呼嘯。

他蹣跚地走出了懺悔室，他兩只眼睛几乎是揪扭在一起，跪下去了。他這時所做的祈禱秘密得差不多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在禱告些什麼。他的心似乎停止了跳動。他默禱着：主會聽他的，甚至像他這種人，主也是會聽他的話，來幫助教會，設法使达尔神甫復活

過來，或者憐憫地把他收回去；因為达尔神甫年紀這樣大，他再也不能了解他所作的事，再也知道他的丟臉的事情已使本尼提克特多痛苦，多么深切的痛苦……

他不顧达尔神甫的指示，站了起來。一時間，他覺得必須回到懺悔室去，把正在睡覺的达尔神甫叫醒，扶他……但是达尔神甫不會再認識他了；他會一直睡到深夜，或者第二天早晨。……

可是他又從後門走出了教堂，穿過小院向神甫住宅的後門走去。他敲了一下門，女管家盧姆耶太太來開門。

“达尔神甫——”本尼提克特剛開口，又突然停住了。在盧姆耶太太的那邊，站着一個年青的神甫，他背向著門，彎著腰俯對着一只衣箱。他連大衣都還沒有脫掉。他一聽到本尼提克特的聲音，馬上轉過身來；當他的眼光落在本尼提克特身上時，本尼提克特說不出話了。他的臉突然發燒起來，喉嚨也發干了。

“怎麼？”盧姆耶太太沖着他說。她那灰白的頭髮絲好像一只鬆毛狗的毛一樣，垂到臉上。她轉身對那位新神甫說：“這就是他。”

新神甫的面孔現出笑容，向前跨了一步。

“啊，你就是本尼提克特呀！”他嚷道。

他伸出手來，把本尼提克特的手握在自己兩只雪白的手里。那雙手軟得教本尼提克特幾乎覺不到它們的撫摸，弄得他現在必須抬起兩只緊張的眼睛來望那兩只眼睛了。這是兩只深藍色的眼睛，幾乎是靛青色的，眉毛和睫毛都呈灰白色。他的面孔白得幾乎像大理石，還隱約顯出小孩似的青筋；在他那淡得幾乎看不出來的稀疏的金黃色頭髮下，露出了他那淡紅色的面頰。他的聲音悅耳動聽，有着一股本尼提克特從來不曾聽到的音調，一種異樣的、美妙的聲音。

“我已經從盧姆耶太太和达尔神甫那里，知道你啦，”他淡淡